

新悬念小说

傅恒 著

三分恐惧
四分心跳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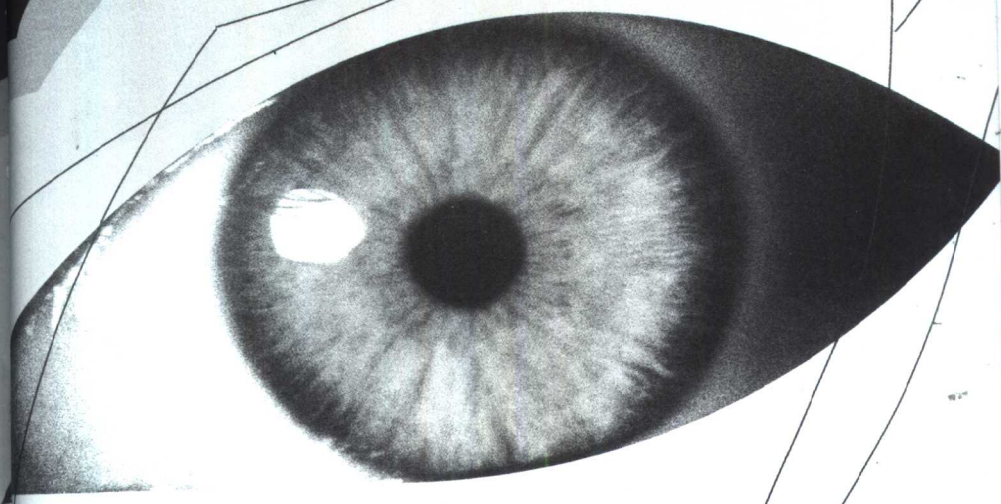
新悬念小说

三分

恐惧

傅恒 著

四分心跳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分恐惧四分心跳/傅恒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2.9

ISBN 7-5063-2458-X

I. 三… II. 傅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5507 号

三分恐惧四分心跳

作者: 傅 恒

责任编辑: 姜 琳

装帧设计: 孙江宁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10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458-X/I·2442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一. 恐惧日子不需要预订 / 1
- 二. 危险遭遇接连不断 / 8
- 三. 又来一个不速之客 / 14
- 四. 莫非是在度假山庄种下的祸根? / 18
- 五. 谁是具备三种因素的人? / 25
- 六. 有个稚嫩的女孩名字叫“夜空” / 28
- 七. 男人之间争斗点很多 / 33
- 八. 惟一理解“恐怖故事”的人 / 41
- 九. 别以为人人都在玩游戏 / 46
- 十. “晚会新娘”也是新娘 / 54

- 十 一.“煲”点家常电话，也会“煲”出怪事 / 60
- 十 二．一切服从一个目标 / 62
- 十 三．难怪你非要结婚 / 67
- 十 四．疑点都是解释出来的 / 75
- 十 五．这两个女人，莫非其中谁有“特异功能” / 80
- 十 六．挣钱不容易，挣名更不容易 / 87
- 十 七．“幽会”偏遇盯梢的人 / 96
- 十 八．陪散步、陪吃，竟会如此紧张 / 101
- 十 九．那个发型不适合你 / 107
- 二 十．度假村冒出新线索 / 115
- 二十一．无法回避的麻烦 / 124
- 二十二．再翻开一本“难念的经” / 136
- 二十三．又是一种新的“恐怖” / 144
- 二十四．上电视未必是好事。明知如此，照样有人
争着上 / 153
- 二十五．郊外“放风”也走不出恐怖氛围 / 160
- 二十六．威胁到了最致命的地方 / 167
- 二十七．微妙的“收留” / 174
- 二十八．有人检举“风流韵事” / 180
- 二十九．“恐怖故事”又来了 / 186

- 三十. 三个女人、一个男人和深深的老院子 / 196
- 三十一. 横空冒出新感觉 / 207
- 三十二. 男人女人，其实都很复杂 / 219
- 三十三. 到底这世上有多少种“恐惧” / 230
- 三十四. 这是不是期待中的高潮 / 243
- 三十五. 这个世界莫非真的有鬼 / 252
- 三十六. 再艰难的事，也有人觉得简单 / 261
- 三十七. 真正的高潮要来了 / 269
- 三十八. 忍受难以启齿的屈辱，实际上也是为了
这一天 / 278
- 三十九. 未曾预料到的阴影 / 287
- 四十. 沉重的“黑匣子” / 294
- 四十一. 另类恐怖也是恐怖 / 303
- 四十二. 无言的结局——这话是不是有点俗 / 309

一. 恐惧日子不需要预订

通常出现在恐怖故事中的情景几乎都没有。

是单位宿舍，不是旷野坟场；初夏晴朗夜，没有凄风苦雨，也没有电闪雷鸣；连路灯也没坏，高高在上照着那块既不方又不圆的绿地。离灯远一点的地方有些朦胧，大致勾勒出树和灌木的轮廓。这一切熟悉得不能再熟，年正啸怎么也不可能觉得那些轮廓恐怖。

楼道的灯倒是黑着，但那是声控开关，随便敲出一点什么声音，包括放个响屁，灯都会亮。即使不亮也形不成恐惧感，住房就在二楼。影视片中摇楼道的长镜头没机会使用。

惟一离恐怖故事近一点的是时间。这会儿已过半夜十二点，国家单位的人作息时间和生活教养都比较规范，四周宿舍楼一派寂静，偶尔有一点细微声音传来，还不及小便发出的响动刺耳。但这种静谧无声对年正啸形不成威胁，相反还有些对他口味。他的专业是音乐创作，是谱曲，要是喜欢热闹场合，旋律和节奏怎么出得来？

没有丝毫要走进恐怖故事的征兆，也没有任何预示，或许

正是如此，才更像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。

当然，年正啸也才会毫无思想准备。

还在一楼口，年正啸就掏出钥匙，他一直以为新世纪的青年音乐家，生活节奏明快。一次在报上看到一资料，说天下男人都这德性，女人才是站在门口再掏钥匙。看到这资料，年正啸很无奈，顺口骂了一声“假打”（成都人流行语，装模作样的意思），懂点文学艺术的人悲哀就在此，自身样样平常，还经常自以为是。

二楼的宿舍是文艺研究所分给年正啸的，一套两室一厅的屋，发给他的小本上很神圣地写着 90 平方米。在成都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，有这么一套位于城中心的住房，算得上是份说得出口的家当。至少有了可以太声咳嗽的气派。年正啸和老婆齐荔没有正式结婚，只是长期自动“享受已婚待遇”。前不久两人刚刚去完善了结婚手续，还没有来得及正式举行“合巢典礼”，齐荔的工作发生了大的变化，两人只好继续暂住各自宿舍（齐荔的宿舍在剧团），需要“享受已婚待遇”的时候才凑拢到一块儿。

如果今晚齐荔住在文研所这边，肯定就不会遭遇“恐怖故事”。遗憾的是没有如果，年正啸正在同齐荔赌气，他这次外出，连招呼也没有给她打一个。

到家门口，年正啸看见门缝上插着四份印刷品。是广告。

以前常有人来宿舍楼里散发这类半真半假的宣传品，有时还有年轻先生或女士将袖珍香皂牙膏送进家门，请免费试用。后来有小偷装成送广告的人，连续袭击得手，文研所不得不在宿舍大院门口贴上“禁止广告、推销人员入内”的禁令，门卫也瞪大眼睛审视企图进来的任何外人，这举动看起来很不礼

貌，被盗的事却因此减少，当然，文字宣传品也没有了。

今天又有了，而且是四份！

还没顾得上掂量“广告死灰复燃”是否正常，已经听到屋内电话铃响了。年正啸没有不接电话的习惯，哪怕在大便在洗澡也不例外。

迅速开门进屋，一拿起电话，年正啸一下子觉得整个身子没有了，只剩下一颗大大的头。

电话里是个很动听很温柔的女声，十分像各种传呼台的小姐，基本上是用气声说话：“回来啦？”

“刚回来。”年正啸一边应答，一边迅速分析对方是谁。

“请您赶快去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”

“你……不是开玩笑吧。”

“您是国家二级艺术职称，不会听不懂中文。”

“你……是不是拨错电话了？”

“先看看您门上的四份文字材料。谢谢。”

电话断了。

是一段十分意外而且莫名其妙的电话。

年正啸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从来没有发现温柔甜蜜的声音，竟然同样具有让人恐惧的作用，而且效果并不比其他音色的差。

慌着摊开文字资料。

是四份。年正啸清楚，电话那头的人也很清楚。

四份文字材料内容不一样，大方向却一致。一份是骨科医院收费标准；一份盲人护理中心服务内容；一份安装假肢的有关事项；第四份更让人周身发冷，那上面详细写着人生意外伤害保险理赔价格：伤残一只手赔多少，伤残一只脚赔多少，伤

残两只脚赔多少……

几乎是肉食商店的价目表。

年正啸软软地坐到沙发上。

年正啸什么没见过？即使不用“见过世面”、“见多识广”这样俗套的话来形容，至少可以认为该遇到的和不该遇到的事都领教过不少。今晚这种事，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。

他推开窗户望出去，凝重的路灯周围，一幢幢楼房罩在灰蒙蒙的夜色中，个别有亮光的窗口也挂着厚窗帘，像拉上幕布的舞台。能够看见年正啸走回家的区域全在眼前，但根本无法猜出此人藏在何处，连这人是谁都难以估计。年正啸谱的曲子经常在电台、电视台和各种演唱会上出现，还给广告配过曲，给各类企业、单位讲过课、当过评委，别人认识他，他不认识别人。给别人当了靶子，还不知道枪口在哪儿。

想平静心态，于是年正啸反复告诉自己，这仅仅是个玩笑，是个偶然事件。一句话在肚子里滚动了几十遍，依然没能说服自己，一个晚上脑子里乱哄哄，像个生意兴隆的迪巴。

第二天上午去办公室。从宿舍大院到办公楼，需要走过半条小街，那段距离并不长，最宽容地丈量也不会超过两百米。是一条僻静小街，仅街口有两家卖小吃的饮食店，再没有其他商业店面，除上下班时间，平时过路人很少。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小巷更确切。

与往常一样，年正啸先在巷口买两个馒头，准备到办公室泡上茶边喝边吃。他捏着馒头刚走到巷中间，隐约听得头上有风声，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，便听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将坚硬的街面狠狠敲了一下，那声音特殊、刺耳，印象深刻，很久以后回忆起，年正啸都摆脱不了将那响声与境外电视里法官判决

时，用木锤敲击出的那记声音相比较的念头。

几乎是在听到那记响声的同时，年正啸听到一个女人下意识的尖叫。

这才顾得上回头。首先看到的是位骑车女士惊魂未定的脸，接下来按女士指引，看到不远处墙脚边有一颗螺栓，大拇指一般粗，有丝杆有丝帽的完整螺栓。

不用抬头，年正啸清楚身边楼房高度是七层，这是成都市普通住房普遍使用的层高。政府规定七层以上楼房必须安装电梯，住得起电梯公寓的人目前还不到百分之一。

从螺栓落地的声音可以断定，这东西至少是四楼以上（或者干脆就是楼顶）掉下来的，无论落在身上任何部位，最轻的后果也是伤残。年正啸看看地上那个刚刚砸出的小坑，周身阵阵发软。

看得出骑车女士是个热心人，她仰起脸锐声大喊，哪个乱丢东西？砸伤人要负责的！

当然不会有人应答，更不会有人表示愿负责。

年正啸一面向骑车女士点头致谢，一面尽快离开这个狭窄小巷，边走还边频频抬头，生怕有第二个什么东西落下。

熟悉的办公楼有一种陌生的感觉，年正啸一时又反应不过来究竟陌生在哪儿，只是觉得不对劲。不会是这里也出现什么意外了吧？

正苦苦思索，在楼前很罕见地遇到吴邛。吴邛爱理不理地望望年正啸，眼神里有一种不常见的东西。年正啸见了心里直叽咕，吴邛搞理论，最近一直在家研究什么课题，极少来办公室，今天怎么正好来了？

吴邛不冷不热招呼他：“回来领工资？”

年正啸这才想起今天是月初，单位发工资。想到这点马上明白办公楼的陌生感觉是什么了。文研所不坐班，平时除少数行政人员外，大多数专业人员都不来办公室，看惯了整座大楼安静模样，突然热闹，反而让人觉得不自然。难怪吴邛也到单位来……

不对！年正啸浑身一紧，吴邛没出家门，怎么知道我才从外面回来？

“正啸兄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”吴邛说话不像幽默，更像刻薄，“一副酒色过度的模样。”

年正啸没有心情接招，含糊回答没睡好觉。

然后匆匆分手。

分手时吴邛仿佛漫不经心说了句什么话，年正啸没有听清楚具体字眼，好像是注意身体或者当心之类的话。

年正啸条件反射似的马上联想到昨天夜里四份广告，那个温柔的电话，还有刚才险些砸到头上的螺丝杆，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慌乱。

很想问吴邛为啥这样说话，又确实说不清吴邛那句话究竟是怎么说的。犹豫几次，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。走在楼梯上转弯抹角，一路心神不定。

音乐舞蹈部的门关着，没有人来上班。这个办公室平常就少有人来。以往有人坐在这儿才让人感觉不正常，今天没有人，年正啸却总觉得有些可疑，明明是领工资的日子，怎么10点钟过了还没人来？

他小心翼翼打开门，似乎没有见到什么异常的地方，这才走进去。

办公桌上有封写着年正啸先生收的信。信封不是手写的，

是电脑打印的。年正啸一看那信封就冒出不祥的预感，好一阵不敢启封。到底还是不服气的心理占上风，咬咬牙撕开信封，是《晚报》召开座谈会的请柬。

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了。年正啸无奈地自嘲。

没有容得年正啸平稳下胡乱跳动的心，又一打击轰然出现。他拉开抽屉，最面上赫然放着一张印刷精美的彩色广告，推销的产品正是他刚才在小巷里很用得着的东西：安全帽。

年正啸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像拉着重车的牛一样响亮和急促。他不敢开灯，担心灯泡会震耳欲聋地爆炸，也不准备独自坐在办公室内，既然能够从容地将卖安全帽的广告放到抽屉里，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进来！

刚这么想就听到脚下传出轻微响声。

侧身低头一看，地上掉有一张报纸，一条灰麻身子的蛇，正优雅地从报纸上移动到对面办公桌下，长长的身体在两张桌子间爬行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。只听到报纸被摩擦得呼呼响。

年正啸几乎是连扑带爬逃到门外，叫人的声音变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。门卫和几个同事闻声赶来，一阵搜寻，根本没看见蛇。摊在桌下的也不是报纸，是一本杂志，杂志上薄薄一层灰尘，像女人脸上抹的什么霜，那层霜上面，没有留下丝毫爬过的痕迹。

众人都奇怪，这办公楼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蛇，按中国传统文化看，真要有这种动物出现，是文研所的吉兆。

年正啸不相信没有蛇，反复请大家帮忙再搜索搜索。

门卫很肯定，他说确实没发现，真要有，刚才大家这番折腾，蛇早爬出来了。门卫又转过头对旁人比划，真要是有一条蛇

那该多好，一米长的个头在市场上至少值 80 元。门卫的语气中充满惋惜，80 元几乎是他四天的工资。

年正啸说明明是听到和看到了的。

有人在旁边笑，年老师，不要每天晚上同女人干那事，中国有一种传统文化说，男人长寿，三大秘诀：吃饭省一口，饭后百步走，家中老婆丑。

年正啸有些生气，重重摔出安全帽推销广告，这总是真的嘛。

不料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，至少有六七个人都说收到有这玩意儿，还说明是哪天由一个漂亮女孩送来的。都怪女孩长得太漂亮，门卫才忘了阻拦她，结果她给每个办公室都送到了。

门卫一脸得意，承认确有这回事。他说年老师，一定是同办公室的人塞进你抽屉里面的。

年正啸还是不服，这种广告怎么会送给文研所！只是当着这么多对立面，不好再坚持。

二．危险遭遇接连不断

前几天同老婆齐荔赌气，年正啸同舞蹈组的李耘纭去了饮料厂，本来预计还要在饮料厂多住几天。之所以不敢再住，是他预感到要出风流韵事了。

饮料厂所在的“绿色集团”不让资金睡大觉，开拓新的产业，选中文化传播，新成立一公司。想一鸣惊人迅速创个响亮牌子，决定参加即将在成都举行的“新世纪舞蹈节”。“有钱无专业”办起事来比“有专业无钱”要简单得多，三下五除二就

邀请到文研所的著名青年舞蹈家李耘纭任编导。李耘纭也干脆，直接点名要青年音乐家年正啸作曲。两个年轻的“家”便一起来饮料厂。厂里接待部的硬件不错，虽然没挂星级牌，却至少比挂了三颗星的顺眼，环境幽静，住宿条件好，年正啸一来就感慨，如果在这儿都创作不出好作品，只能怪自己缺少专业水平。

年正啸只注意到了幽静环境适宜搞创作，忽视了这种环境同时也适合发生其他的什么事。

李耘纭每天去给厂里的俊男靓女们编排舞蹈动作。她离开招待所之前，总要到年正啸面前来谈谈相关构思。等她走后，年正啸才单独关在房间里谱曲。问题不在于李耘纭来不来他房间，而在于李耘纭每次来都穿着紧身练功服，抖动满身动人线条。等她笑嘻嘻地喷着香气谈完构思走出去，年正啸已经找不到音阶了。

按理说这次创作对年正啸具有很大诱惑力，这之前他还没有得过真正的全国性大奖，没有拿出过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，心里一直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。前几天又横空冒出老婆齐荔要提升，压力中再多出个紧迫感，两种麻烦凑到一块儿，成了两只强有力的爪子，挤得他喘不过气。李耘纭促成的这次合作，不仅仅是创作条件好（管生活还管作品出路），更重要的是，李耘纭的舞蹈水平值得信赖，在圈内行家中“叫得响”，与她合作，想不成功都不容易。

到了正要大显身手的时刻，年正啸反而找不到感觉了。他清楚，这不是专业水平的原因，是李耘纭的身材加上她的眼神。如果只出现一样，问题不大，两者同时具备，就确实难以招架了。逼得年正啸不得不把心思用来反复掂量得失，哪还找

得出来什么旋律感。这份心思倒也没白费，总算理清了线索：要凑齐冲击大奖的条件不是一件容易事，风流事固然诱人，获奖后这类机会肯定会更多。假如因为一时放纵造成影响，妨碍了冲击大奖，那才真是“脑袋里长了包”。

多年的忧虑也就白忧虑了。

一旦将得失比较清楚，下决心便容易得多了，干脆找了个借口（尽管没有多少说服力），慌着与李耘纭分道扬镳。

年正啸只注意到为拿大奖，需要作出某些必要的牺牲，丝毫没有料到这一走会沾上恐怖故事。

离开饮料厂的第三天，年正啸才回到自己家。

日子记得很清楚，是三天。三天中晃荡的经过也记得清清楚楚。只是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引发灾难。

年正啸真正理解什么叫坐立不安了。别说睡午觉，就连在家里呆一呆，都会心惊胆战。过去心情烦闷时，喜欢骑自行车到街上乱游转，自称是将锻炼与散心相结合，年正啸稍微掂量了一下，干脆又故伎重演。推着自行车走出文研所他才隐约觉得不是很妥当，但又不想再推回去，怕旁人看见怀疑他心神不定。

只是暗暗自己骑慢一点。

初夏的成都街头，已有许多靓丽女孩急不可耐地亮出新潮打扮，衣着短、薄，并且露，有的还一直露到危险区的边沿（据说已经被广大群众称为夏天车祸多的一大根源），成群结队在街上展示。面对这么丰富的活动“风景”，年正啸却始终提不起精神，经历了连续几波危险，却无法知道威胁来自何处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受到威胁。

过小街，无意中看见一漂亮小姐骑辆跑车，正从右前方横

街上，以快于常人的速度骑向这边。小姐模样出众，红唇加时装，十分引人注目。年正啸到底还是忍不住多望了两下。

幸好望了！

年正啸看见那小姐突然加速，对直冲他侧面撞来。他猛地刹住车，同时侧身相让，小姐连人带车冲进他怀里。

双方似乎都没有伤着重要器官，年正啸却比伤了什么更紧张，顾不上查看，慌忙声明，幸好是你撞我！小姐不温不火回答，是你撞，还是我撞？年正啸大感冤枉，碍于有心事，无意争论，道声算了，低头推车就走。

走出好远后还本能地感觉到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漂亮小姐继续手扶自行车站在原地，意犹未尽似的冷冷注视他，那目光，怎么看也带几分阴沉沉的味道，不得不联想起《聊斋》里的女鬼。

他庆幸自己抽身快，万一争吵起来，说不清会不会再发展出一些什么样的意外场面来。

怕再次被撞，年正啸尽快离开小街，转到大街上。60米宽的大干道有完整的绿化带，有铁栅栏，有宽宽的机动车道，来往自行车被按方向隔离得很远。仅自行车道差不多也有整条小街宽。环境宽松了，但年正啸的心情还是难以遏制地继续紧张，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他失去以往潇洒的骑车心态，小偷似的两眼四下搜寻，精神上随时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。

他的预感常常有让人难以置信的准确性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一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莫名其妙从后面斜撞上来，年正啸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重重撞上，飞身扑出自行车头，重重摔在水泥街面上。胯下自行车也不甘寂寞地高高弹起，越过他身体，